

同學少年

周志文 著

著

山東畫報出版社

同学少年

周志文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同学少年 / 周志文著.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7-80713-797-9

I. 同… II. 周…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26095号

责任编辑 韩 猛

装帧设计 王 芳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479 82098476(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邮箱 hbcb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规 格 148×210毫米

7.5印张 2插页 100千字

版 次 2009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7000

定 价 21.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建议图书分类: 文学

序一

幽人周志文

朱天文

台湾《印刻文学生活志》的总编辑说，周志文的文章是十年来所见散文最好的（不是“最好的之一”，是最好的）。可为什么我竟错失没看见，赶快找来看《同学少年》。才看不多，已觉得我真好比那位眼昏的汉元帝，《同学少年》是昆曲《昭君出塞》里每看必叫我落泪的王昭君。年轻时我这样写：“那昆曲的笛子一吹起来，悲亢高远，闻之此生也可以不要了。”

有所谓昭君怨，昭君何怨呢？我的老师胡兰成这样说：“当时的事情果然是汉帝若要不顾一切留住她，也不是必不可以留，昭君要恋汉帝之惜意与爱慕也可以为之踌躇的，然而昭君只慷慨一二语遂去。她的这慷慨决绝真乃如伯夷叔齐的至纯极高。伯夷

饿死首阳山作歌伤唐虞之世不再，司马迁谓之怨。王昭君当时是决绝了汉帝，及出塞时在马上弹琵琶却泪数行下，伤心于虞舜与娥皇女英之世不再，今时无绝对的男子也。”

《同学少年》不让人觉得是美文，这就像王昭君一样，在美与不美之上只是其本色遗想千古。周志文其文的不这么被广知，也像。还是周志文自己的文章最能说明他自己，他写那些芸芸默默的少年同学们，犹如“空山松子落，不只是一颗，而是数也数不清的松子从树上落下，有的落在石头上，有的落在草叶上，有的落在溪涧中，但从来没有人会看到，也没人会听到，因为那是一座空山。啊，多么豪奢的一场坠落。”

我又继续看他另一本书《时光倒影》，于我真是温故知新，亦更加印证了他引的古诗——“空山松子落，幽人应未眠”。深情人是幽人，就像周志文。

2009年4月8日 台北

序二

贝多芬的后山童年

——我读周志文《同学少年》

张瑞芬

我原以为周志文教授是很老派的（至少《时光倒影》是足够吓退路人如我了），直到读了《同学少年》，才仿佛明白了一点原先所不明白的。

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下会去反刍自己的童年呢？那水光倒影中衣衫褴褛的自己，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再次面对的。在去除了所有矫饰与层累之后，用最素朴的语言说故事，像一个孩童般捧起碎裂四散的记忆拼图，茫然四顾。这样的毫无防备我喜欢，也让我想起沈从文曾经形容的，一切是那么和谐，又那么愁人。阳光静静落在河滩上，那种颜色、声音和神气，总是令人心跳，很厉

害的被感动着。这是作者自己提笔的心情吧！甚且，也是一个读者读周志文的书从未有过的感觉。

记忆的河滩上，乱离岁月，四岁就失去父亲，依附军眷身份的姊姊来台，和不识字的母亲、年幼的弟妹在近太平山林场的宜兰乡下艰苦讨生活。像被连根拔起后弃置于河岸上的野草，连军队或国家体制都无法攀附的，在自然风日和荒地石罅中长养。同样是后山渔港，纯朴的乡间海风与人情，周志文笔下“想我小学的同学”，却和邱坤良（《南方澳大戏院兴亡史》）不同。邱坤良一派在地人的笃定，日光闪在活跳跳青花鱼鳞上，泼辣辣新鲜带水，周志文笔下的人间，不知怎的，远山带雾，斜阳掩映，光影下的反差，衬出了一个青灰色的世界。疯狗、红猴、詹国风、魏黄灶、林乌丢、尤金祝、姚青山或小女友毛毛，像与整个世界完全无涉似的，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也像扎的纸人或纸马，死了，也就死了，活着的，继续活着，简直是二十一世纪台湾后山版的《呼兰河传》。

说周志文《同学少年》神似沈从文或萧红，恐怕非假。你看这开篇的《路上所见》，上学途中路经小镇的“暗间仔”（妓女户），看莺莺燕燕当街挽面，晴日洗发蓖头虱，画工在路旁戏院画看板，浑似湘西顽童沈从文上学途中当街看斗殴、宰牛、弹棉花一样。这开膛剖肚的世界充满惊奇，《同学少年》不仅是一个

外省小孩在台湾乡下的成长史，见证了时代的多义性与一个成人“内在的小孩”（inner child），也印证了周志文自己在《冷热》这本书中曾说的，大部分人一生所做的，无非是无声的烘托别人的光芒。一个纽约爱乐交响乐团的首席长笛手，纵使技艺非凡，也只作得录影带中乐团边边一个配角，更不用说纷如蝼蚁的众生了。

这种“浮生”哲学与艺术家思维，取景异常低调，叙述极其耐心，像小津安二郎或侯孝贤的电影，榻榻米一角电风扇沉默的吹着，时间如同静止了一般。周志文以往的文章中就多这种冷静切入的角度，《三个贝多芬》中《黑暗的角落》曾具体点出，舞台其实是一个封闭且目盲的地方，表演者在强光中完全看不见观众，所有的艺术活动其实是在误会之下进行的。台上台下两种人生，因此一个艺术家终生都泅泳（或挣扎）在这种颠倒之中。作为一个创作者，时时回到黑暗的角落就观察位置是必要的，因此采马齿苋、捡煤炭、看戏尾仔，“同学少年多微贱”的童年便特具意义。因为童心野性，出乎自然，而且躲藏是一种快乐，时时有着意外的惊奇，而丝毫没有半点勉强。正如《吃教记》中孩童作礼拜兼领救济品，形同在不同的教堂中漫游兼乞讨，“从低暗的角落仰视世界，早早就看出世界的污秽与丑陋”。孩童的心眼透亮，无须繁复的辩证，早早就见出教堂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尘世。《白鸽》一文，借由小学不留级的亲身经历，体会大人世

界是可以合法羞辱弱者的，“留级使我洞察人性中深藏的悲剧，恶的本质”。从留级同学简武次手中轻腾飞去的白鸽，是人世间柔软的真心、发亮的雄图，悲壮的意志，或必然坠毁的美丽人生？成了一个难解的谜。

悲欢人生，戏梦何如？周志文《同学少年》这一系列二十篇文字，因此并不是甜美的缅怀，无边的冥想，而有着“浮世众生”的普遍性。像詹宏志《绿光往事》那些婆妈阿姨与书店老板们，他们印证了“生命里每个片刻都有特殊的存在之理”，我们遇到的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早些年张大春的《本事》，骆以军的《我们》，也是一样。杜甫的“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多少有些叹老伤贫的酸味，周志文比这却多了一点宽解与涵容，同学少年多微贱，那才是真正的人间，意外、灾祸、无常、老病与沦落的人间，正常无比的人间。

放下头巾气，周志文回顾自己身为大学教席，浩渺世间，知识仍然有限，和一辈子不识字在烟厂当女工的母亲“其实差别不大”；昔日家境优渥，引领他进入文学世界的小学同学，于今平庸沦落，飘零四散，如“空山松子落”。《同学少年》这本书因此不是建立在知识论或“我的朋友胡适之”一类的思维之上的。你看他之前连在《风从树林中走过》写师友也不是写的台静农、郑骞，而是张敬（清徽）。众多有名者中，写了一个最寂寞的

（身为上过张清徽老师生前最后数年课的学生之一，谁能比我更理解）。在《遥远的音符》一文中，周志文引一位高僧的话：“回忆生命中接受过的恩惠，并对别人的布施感恩，即使别人并不是有心施恩于你”，道出了他写作这系列童年往事的初衷。这是何等卑微的心愿，低下的姿态，俯首巨大命运的谦卑。这书中哪一个纷如蝼蚁的生命，不曾有过花样的年华、月样的精神、冰雪样的聪明？这许许多多沦落的生命，谁又和谁的生命真正相关呢？

周志文娴熟古典音乐，也擅长提出生命的反差作为深思，在较早的散文集《冷热》中，他就观察到奏出美丽的乐音的大提琴家，其实有着一双因长时间按弦而丑陋变形的左手。人生悲欢交集，巨大的痛苦与煎熬，往往淬炼出生命的极致光彩。伟大艺术家的贡献，就在于为这纷乱世界诠释或创造一个和谐的新秩序。正如同乐圣贝多芬欢悦的《第五号交响曲》，谁想得到是写成于饱受耳聋苦痛之时？而滔滔浊世，又有多少人听而不见，如同是“听得到众音的聋子”呢？这世界，美丽又丑陋，真实又虚假，《三个贝多芬》这奇特的书名就像一个精妙的隐喻，一个贝多芬名垂千古，一个贝多芬街头讨生活，另一个则放浪形骸，佯狂避世。这足够诠释人生的了。就像他自己一样，既名士风流，又老成持重，铁观音佐以伯辽兹《克丽奥佩特拉之死》（La Mort de Cleopatre）独唱曲，既冲突又和谐。

周志文在早年的《井旁边大门前面》一文中曾说到《菩提树》对舒伯特的意义，对一个迈入老年的人，童年的追想不仅是甜蜜，而且是生命中最深沉的依恋。《同学少年》这一系列文章，原本以“五陵衣马”专栏形式在《印刻文学生活志》发表，集为一帙后，更显出它完整的结构来。篇题像藏头诗一样，《母亲》、《写在沙上的》、《白鸽》、《火车梦》、《影戏》、《紫荆花》…看似闲谈无心，其实很老手。例如《散落与连结》用三段儿时回忆道出音乐相关的启蒙，“莫道儿”是荒腔走板的音乐课爆笑误解；到同学“目屎阿攞”家聆听瓦格纳气势磅礴的歌剧唱片，成为年少初体验；放学途中，懵懵懂懂在教会牧师娘窗外聆听偶然飘出的美丽乐曲。这些孤立的陨石，竟然彼此激荡成整体的生命，在某一个奇妙的时刻，一些不相关的突然都相关了。周志文这种东拉西扯，类似讲古闲说的手法，活泼草莽而特具人情味，主脉扣得紧，结尾常转出另一层意思，文字是特意素颜无妆的，淡到极致，有苦涩味，极为耐品。《影戏》、《怪力乱神》都是这样的好文章。

不相信周志文《同学少年》是特意洗净文字铅华，纯用白描的人，不妨回顾他冷静内敛的散文集《三个贝多芬》、《冷热》、《风从树林走过》，说理雄辩的时论专栏《瞬间》、《在我们的时代》，甚至渊雅精深的《布拉格黄金》乐评与《时光倒

影》典故。周志文的文字是相当熟成而富涵内在秩序的，然而外表沉静的河流，却有着活泼的底蕴，龚鹏程说他个性孤凉，语妙天下，善作滑稽语，我是有一点相信的。写了那么多书还不出名，不孤凉也难，而读《同学少年》害我笑到翻倒，就觉得这个作者实在是搞笑一哥。你看他《散落与连结》写儿时上音乐课：

音乐课老师在教黄自写的《天伦歌》，其中有几句是：“莫道儿是迷途的羔羊，莫道儿已哭断了肝肠”，后面又是“奋起吧孤儿！惊醒吧，迷途的羔羊”，分明说莫道儿是个孤儿。

这让我想到听盲诗人莫那能和他的朋友说的笑话，原住民小孩背国父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落落长一大串，下面没一句听得懂，心里只觉得“余致力”是哪个倒霉鬼，革命四十年还不成功，实在太不幸了。

乱世不能以庄语啊！周志文从小听母亲说父亲信的是“野兽”，原来是宁波口音讲“耶稣”，“洗了泥腓”鹅儿快乐，昂首唱清歌，可以理直气壮错一辈子；乡下老师才疏学浅，竟把“惭愧”念成“见鬼”，名为“冬枝”的同学原来是“童乩”，林“乌丢”这怪名，竟是户政事务所误植了一个堂皇无比的佳名“宇宙”。真相丑陋不堪，混沌反见清明，《同学少年》诸多情

节那么可笑，却又那么真实。周志文这一系列童年回忆故事想必未完，以他近日自台大中文系退休后丰沛的写作能量，或许在可期待的未来，竟是余韵缭绕，清音可期的。

读周志文教授新作，使我想起英国著名的艺评/乐评家哈默顿 (Philip Gilbert Hamerton, 1834-1894) 说的：“你绝对看不到本身思想对读者的影响，他们都在远离你的地方生生死死。”

(You never see the effect of your thinking on your readers, they live and die far away from you.) 读者在远离作家的地方生生死死，作家不也是在远离读者的地方生生死死吗？面对一个从来也没有了解过的作家，读者的心情，很像是荒野中惊喜迷途的鹿，循着寂凉幽谷，步步踏寻，望向前方的光明。在电光石火之间，散落成了连结，不相关的竟然都相关了。

周志文自称，记忆中的声音纷乱不堪，耳中的世界却井然有序。不同凡俗的生命，有一个凡俗的开始。《同学少年》这本书说的，或许正是：贝多芬的后山童年，或许从来也没有结束过。

2008年8月8日 序于逢甲大学中文系

目 录

路上所见	1
遥远的音符	11
饭疏食饮水	21
花样的年华	32
母亲	42
火车梦	52
吃教记	62
白鸽	71
影戏	81

散落与连结 93

凡高之路 104

怪力乱神 114

写在沙上的 126

詹国风 134

魏黄灶 145

空山松子落 156

姚青山的情史 167

紫荆花 180

疯狗与红猴 191

有弗学? 202

后记 217

路上所见

我从童年经少年到青年都住在台湾东北部的一个小镇上，小镇是林产的集散地，在日据时代就很繁华。四九年之后，林产一度还是重要产业，为地方带来不少财富，但明显已不如以往，属于雪山支脉的太平山，山上林场盛产的桧木已被砍伐殆尽，再加上五零年代末期，政府修了一条从太平山到县府所在宜兰市的道路，所剩无几的林木又直接被运到了宜兰，从此之后，林业荣景不再，小镇就需面对自己逐渐衰颓的命运。

但小镇到底是偏僻的小地方，不论沉睡或醒来都需要时间，这里的人神经松弛，欲望与气度都不大，对自己的

未来，大约在十步之外就浑然不觉，既不担心，也没有憧憬，整体看是浑浑噩噩的一片。

台湾有句俗话：“天公疼憨人”，意思等于是傻子有傻福，既是命运，穷担心也没用。小镇在兰阳平原的中心点，四周农业出产尚盛，加上交通是辐凑之区，林业萧条了，还有其他可顶替，六零年代末，台湾经济逐渐从萌芽到“起飞”，连带让小镇繁荣又有了恢复之势，只是其中的变化，须从外头看，小镇里的人反而都没什么感觉。十余年的沉寂，对这里的人而言，好像只是夏日午后坐在凉椅上打了一个小盹一样。

就在小镇打盹的时刻，正好是我从童年、少年步入青年的阶段。我现在回忆我那一段时日，完全像梦境一般的迷离，每次回到小镇，看到物是人非或物非人亦非的情境，就想起张宗子啮臂自呼“莫非是梦”的样子，自己也跌落类似的感怀之中。

我常想起我在少年时在小镇路上游荡之所见，说游荡其实多数是上学放学时在路上之所见。小镇当年小得可怜，从南边走到北边，就是放慢脚步，也大约只需半个小时，从东走到西也是。小学我转了几次学，记忆有些混乱，但上中学之后，行程就比较固定，我在镇内的一所中